

刘雪庵文集

刘雪庵 著

余峰 主编

中国音乐学院

刘雪庵研究课题组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篇 刘雪庵文论

1. 如此天气	刘雪庵 (2)
2. 谭 词	刘雪庵 (4)
3. 春思曲出版了	晏 如 (8)
4. 怎样才能彻底取缔黎锦晖一流的剧曲	刘雪庵 (9)
5. 读墨子非乐释义后	刘雪庵 (11)
6. 大家来接受纯正音乐的薰化	雪 盒 (13)
7. 音乐与个人 (一)	雪 厂 (14)
8. 爱国歌曲集《前线去》后记	刘雪庵 (15)
9. 电影歌曲应该注意的问题	晏 如 (16)
10. 孙德志女士传略	雪 盒 (18)
11. 由《出征歌》说到影曲改良	雪 盒 (19)
12. 篇后闲谈	雪 盒 (20)
13. 保卫大上海专号献词	雪 盒 (21)
14. 目前的歌咏工作	雪 盒 (22)
15. 写给读者一封信	雪 厂 (23)
16. 为《战歌》杂志请予按月津贴由	刘雪庵 (24)
17. 话别车尔普宁先生	雪 厂 (25)
18. 复刊的今后	雪 厂 (27)
19. 流亡曲写作的经过	雪 厂 (28)
20. 纪念聂耳先生	刘雪厂 (30)
21.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宣言	雪 厂 (31)
22. 作曲与配词	刘雪庵 (32)
23. 《友声集》序二	刘雪厂 (39)
24. 怎样普及民众歌咏	刘雪厂 (40)
25. 纪念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萧友梅先生	晏 青 (42)
26. 综论第一届音乐月	晏 青 (46)
27. 新阶段中我们应做的工作	刘雪厂 (48)
28. 评《秋子》	晏 青 (50)
29. 《民歌选集》序	刘雪庵 (53)
30. 广播音乐的道路	刘雪厂 (54)

31.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方法的体会(代序)	刘雪厂 (55)
32. 歌曲作法	刘雪庵 (58)
33. 写在爱国增产轮唱合唱曲集前面	刘雪厂 (92)
34. 从音乐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上检查我的文艺思想	刘雪庵 (94)
35. 检察我严重毒害人民的两支歌——“红豆词”和“何日君再来”	刘雪庵 (97)
36. 聂耳——献身革命的音乐家	刘雪厂 (99)
37. 回忆星海两事	刘雪厂 (100)
38. 音乐家黄自及其作品	刘雪庵 (102)
39. 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	老志诚 陆华柏 陈洪 刘雪厂 张肖虎 杨大钧 刘天浪 黄廷贵 (105)
40. 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	刘雪庵 (108)
41. 黄自先生的清唱剧《长恨歌》	刘雪庵 (111)
42. 一声春雷之后	刘雪庵 (117)
43. 鱼妖的重唱曲	刘雪庵 (119)
44. 说出了心腹话——作曲家对音协提出尖锐批评	刘雪庵等 (122)
45. “不怕跟内行吵架”——谈创作与批评	刘雪庵 (124)
46. 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独唱重唱音乐会后	刘雪庵 (126)
47. 《“五四”纪感》	刘雪庵 (128)
48. 怀念齐尔品教授给我的教导	刘雪庵口述 刘学苏笔记 (129)
49. 闻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为萧友梅先生树立铜像有感	刘雪庵口述 刘学苏笔记 (131)
50. 桃李花开话园丁——忆黄自先生二三事	刘雪庵口述 刘学苏笔记 (133)

第二篇 刘雪庵诗词

51. 雪 晴	刘雪庵 (136)
52. 无 题	刘雪庵 (136)
53. 柳枝新词	刘雪庵 (137)
54. 农家乐	刘雪庵 (137)
55. 农 歌	刘雪庵 (138)
56. 闻鹃伤旧	刘雪庵 (139)
57. 游园纪见	刘雪庵 (140)
58. 相思辞	刘雪庵 (140)
59. 归 去	刘雪庵 (141)
60. 我将如何是好	刘雪庵 (142)
61. 从军之一	刘雪庵 (143)
62. 送北上将士	刘雪庵 (144)
63. 梅 花	刘雪庵 (145)

64. 梦难成	刘雪盒 (146)
65. 湖 上	雪 盒 (147)
66. 伊令眉 Chant' amour.....	雪 盒 (148)
67. 新胆歌	雪 厂 (149)
68. 闻 歌	刘雪盒 (150)
69. 点绛唇 (二首旧作)	刘雪盒 (151)
70. 七绝二首	刘雪盒 (152)
71. 蝴 蝶	雪 厂 (153)
72. 惜 春	雪 厂 (153)
73. 总理逝世纪念	雪 厂 (154)
74. 杀敌歌	雪 盒 (155)
75. 贺新凉二首	雪 盒 (156)
76. 读元曲戏成	刘雪盒 (158)
77. 献敏同学留欧纪念	刘雪庵 (158)
78. 勉励放卫星	刘雪庵 (159)
79. 东风压倒西风	刘雪庵 (159)
80. 喜闻超额完成一〇七〇	刘雪庵 (159)
81. 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关于苏联建设控制数字的报告	刘雪庵 (160)
82. 1959 春节前夕有感	刘雪庵 (160)
83. 座右铭	刘雪庵 (160)
后 记	(161)

第一篇 刘雪庵文论

如此天气

刘雪庵

年光长是这样伸足他的腿儿，百码赛跑似的向前奔驰着，任你千呼万唤，总不肯为一切人们留恋须臾啊。

你看；才光日呀；

春风吹醒了寒梅的残梦，吹软了垂杨的舞腰，吹响了夜莺的歌喉，吹绿了萋萋的芳草，吹红了盈盈的桃面，更吹遍了无垠的大千，吹醉了万物的心灵。

可是，现在呢：

寒梅的孤芳自许，敌不住妖桃的秾艳，惹人欢喜，只好一天天的憔悴，而秾艳的妖桃，偏偏又是红颜薄命，正当东皇眷念方殷的时候，她却载不起密雨浓云，化为黄土陇中的离魂倩女了，虽说杨柳还在极力卖弄她的轻盈，夜莺还在极力高啭她在娇声，芳草还在极力牵惹过往的行人，但是时代的主子，已有第三者继起来瓜代了，谁还来顾念你那消逝了韶华的遗物呢。

啊！可怜的人们啊！从此心灵内又增了一缕不可磨灭的伤痕了。

本来殊色的花朵，她何尝愿凋损她固有的娇媚；团圆的满月，他何尝愿残缺他固有的清辉，倒不仅是漂亮的女郎，要想极人间的能事，永远保持她的豆蔻年华，聘婷风韵而已！

“好梦难成，彩云易散”。偏偏故纸堆中，这两句象征话儿，似乎又为目前一切科学家所不能推倒的定律，到头来终不免满月鲜花，徒劳想象，红颜绿鬓，尽是虚无，世间上不可弥补的缺憾，还有更甚于此者吗？……

在一个乌云四合天宇暗淡的午后，雪独自凭窗坐着，向那阶前零落的残红，四野迷茫的烟树，还有那轻拂狂飘的雨丝风片呆望了一阵，提起铅笔就在净洁的纸面上，没头没脑地涂出了前面那几行漫无意识的痕迹。

他从前也曾研究过宇宙的本体，同万象的变化，各种事物的荣枯生死，他何尝不知道是由客观的环境自然形成，可是神经质的人，对于下意识的活动，总不容易拿理智去把他制止，所以他有时总是渺渺无凭地对花对月对燕对蝶对……无缘无故的自行伤感而倾出毫无代价的晶莹泪珠来。

记得童年时期，他刚到十岁，有一回在书橱中翻得了一本《唐诗详注》，打开一看，头篇恰是白乐天的《长恨歌》，他就按句按注细阅下去，到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钗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情不自禁地，竟盯着书抽咽起来了。

最是秋风秋雨萧条万状的夜间，他却欢喜睡在床上一灯独对，静读红楼，自然啊！在那补裘，别玉，葬花，焚稿的时候，枕函红棉，怎能免掉他不湿透许多呢！

为了他平常抑郁沉静多愁善感的原故，于是乎同辈的族戚，同班的同学，都说他过于女性

化了，戏呼他小妹妹，或柳姑娘，他虽然像安徒生一样，十分不愿意接受这种嘉名的惠赐，极力把习性改善着，可是直到现在，连问同桌上课两月余的女同学探讯一个同乡的住址，差不多延迟了三个礼拜的样子，才趁课余人散的时候，嚅嗫地向那位很和蔼温厚的人儿面前说出他的意思。

二十世纪青年中，这是一种不好的根性，他总时常忆念着，想把他立刻划去，但是后天的陶冶，那能很轻省地就将先天的禀赋转换过来了呢？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拿来养花，正所谓淡云微雨，有得遂生长之望，拿来作事，又恰好衣薄风轻，无偏冷偏热之苦，他却又陷在感伤的氛围里，写出那样追红悼绿的话儿来，他真成了个感情的屈伏者了。

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又生出了两重不能调和的矛盾，尖锐地冲突着，他不禁悻悻地继续写下去道：

“可惜的如此天气！可恨的如此天气！”

写于细雨濛濛下那个黯淡的春日午后

一九三一，四，廿九日

（原载上海国立音乐院《音》1931年）

谭 词

刘雪庵

我国的词学，自从唐朝具形，五代奠定基础，两宋才光大发皇，至元而又陵替，假使合起明清那一般承继的无生命死文字计算——详后——谁也知道，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中间虽然出了几个伟大的作家，开发得有无数的宝藏。具有贻诸万世而未可磨灭的光辉，可是也有一些文人墨客，沉溺在里面，弗自振拔，以致呕尽心血，毫无成就的，真也不知多少。我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故意厚非一切，新奇自许，不过我个人的考证观察，所得如是，未敢缄然隐秘，埋没至理，不得不发挥出来，以求先进高明的雅教。

本来在艺术科学共趋世界化的今日，再来谈填词倚声的问题，似乎已成了昨日黄花，但是在这无乐无歌的目前中国，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振兴改革，无须乎要文化要素的感化，那我们倒可以哑口不说，假使事实并不如此，还该铲除那些靡靡的亡国的滥调，振作一下固有的民族精神，那末来谈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了。

好了，野马不要过于放他任性奔驰了，还是勒住缰绳，言归本题罢！

要讨论词的整个问题，势必先把词的来源同词的性质弄清楚，在词的起源，虽然各家有各家的谈法，但是一共归纳起来，总不外下面两种。

一种是：“认为唐人绝句诗被之管弦，须杂以散声或和声，后来因其散声，填入文字，遂成长短句，即以济近体之穷，而承乐府之变……”。这是朱子语类全唐诗香研居词尘……所持诗词由诗变之谈。

一种是：“谓乐府为诗之旁行，词曲是乐府之末造。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聘，并有先后……”。这是乐府指述困学纪闻词综国粹学报……所持因自然的抑扬，直绍乐府之遗词并诗变之说。

他们这两种说法，都是各有根据的，要是详论是非，须引出不少的确证，但是我们不是单谈词的来源，用不着多费笔墨，想知道的话，可以看胡适所作《词的起源》及姜亮夫所作《词的原始与形成》。

在我看来，词既不是由诗蜕变，也不是乐府的末造，完全是受了胡乐的侵入，同民众音乐的影响，我们要明白这点，首先要把词的本质认识清楚。

“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单供人眼睛看着心里领悟与诗一样的文学，他是务必要同乐器相配合，借人声的抑扬缓速来表现充分的情绪，使鉴赏者能直接感受的“综合艺术”，词是这样，古来的乐府是这样，在最早未与音乐脱离关系的诗如三百篇之类，也是这样，知道了这点，词的一切问题，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原来中国的音乐，从三代重视以后，慢慢地就渐次陵替了，到嬴秦焚坑，伯王一炬，所谓国家采集订正过的韶武遗音，自然免不掉要与那脾睨一世的秦皇，炬耀三月的阿房同归于尽了，

迨后汉兴，去三代未远，一般民众或瞽史，虽尚能传其一二，然凤毛麟角，究属有限，加以楚歌的盛行，武帝立乐，又兼采赵代齐秦的新声，张骞使西域，又带些横吹辞调转来，那时中国音乐虽有，但是谁父谁母，那个还可以把他明晰地分解辨别呢！

降到六朝，中土分化，拓跋氏以云翔后裔，雄踞北华，咸洛工胥，都弃置不用，而独采风土之乐，南方虽有君主，未绝其道，但隋炀帝所定九部乐中，除了清乐一部外，其余八部都是外国货了，何况那硕果仅存的清乐，已经是汉魏杂交之遗物呢！

那个时候的音乐，既已濒于绝境，为什么到唐以来又会受他的影响而崛起呢？说到此，我们为彻底明了起见，非谈一谈艺术是什么不可，看来好像越更离题远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艺术是什么”？近代新兴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确切的解答，“是人类于意识上，给了体系的实在反映，是充满着人类的意识底生活的东西”。

我们晓得了什么是艺术，自然可以知道他无论受怎么样的残酷摧毁，总不会扫地无余的，因为他是人类集团生活的反映，当然不是少数统治阶级所能倾覆罄尽，除了他本身因生活的变化，同外来势利的侵袭，时时在不息地变动着。

所以中国音乐到了唐兴，为统治阶级保存不住的东西，到了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仍向大众征集，于是复修雅乐，就是参酌南北之举，当时音乐情形，可以概见一般了。

自然当时民间的歌咏，为了生活的转变，胡乐的侵袭，已难保守汉魏的遗音，流行着不是胡夷的腔调，就是杂糅的新声了。

到了当时，古乐府既无协拍之望，一般民人际此衣丰食足，承平无事之秋，想把美茂的文字，借抑扬缓促的声音，使内心的情感，充实的表现出来，当然非与音乐结合不可，于是乎民间的歌谣，平康的曲调，就成了文人墨客摹作填和的标本，而长短句的词，就是代汉魏而起的新乐府了，他于是从此形成，并在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地位。

词既是因音乐的结合而产生，自然他辞句的长短，音韶的清浊，要合乐调的高低缓急相调协，乐调如有增减变化，词句势必也要缩短展开，至如能熟解音乐，自度新声，则音调的变化，也可以受词句的驱使，前者如“浪淘沙”变为“浪淘沙慢”，“浣溪沙”变成“浣溪沙慢”……后者如白石自度曲《暗香疏影》！词乐互为因果，直到元曲的代兴，才告终止，词之受音乐影响而成立，这不是更确切的事实么？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组织，不用说是一种简单的农村经济，升平无事的时候，一般民众间和平康里巷，自然是那些伤离惜别追欢叙爱的辞句音节，惯作情语的有闲阶级的文人，摹效他们的音调，自会作出同样的作品来……试看最早的《花间集》就知道——可是这一时的因袭，谁知竟会变成词永远的风调呢？

词到后来，一般人对于并重的音乐，不曾注意改革演进。都只有将就那种曼丽柔靡的音调，谱成些缠绵悱恻的句子，词竟是个只有儿女柔情，绝少丈夫气概的艺术。

中间虽然也出了几个旷逸的雄才，写了些豪放的作品，可是片面的兴起，怎能挽转已成的秃风呢！所以说东坡的《大江东去》竟不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普及民间，后世许多论词的人，还说他们写词如写诗，摈于正宗之外，这种盲说瞎道，我真不知他们何所据而云然！要是苏词在词的园地里，都没有他的正当地位，那么荆卿的《易水别》，伯王的《垓下歌》，高祖的《大风歌》，那种激越悲壮沉雄的句子，看当时采集乐府的人士，又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去？

我觉得苏辛派的词，与柳姜派的词比较，一个好像益气补血的膏丸，一个好像味厚香醇的

旨酒，虽然一般人都是喜欢旨酒而厌弃膏丸，但是我们绝不能说不让人体魄健旺，只让人沉溺瘦损，柳秦周姜这一派词，清新宛丽，自不必说，可是有几首能出了儿女情怀的范围外，表现出一点时代精神同社会意识呢？长在爱的国度，悲忆着过去的幽欢，憧憬着未来的迷梦，使人久于接近他，自会教壮志消沉，养成一种工愁善病，奄奄不振的积习来，究竟与那旨酒醉人，有何差异？一般人斥苏辛为野狐禅，我觉得沉湎不振的醉鬼的狂呼乱叫，豪不能摧损前贤作品的丝毫价值。

自宋室南迁以后，除了李易安、辛弃疾、张孝祥、岳武穆等各家作品外，当时的词，已呈一种日落西山的概况，既不是妇人孺子北里平康所能了解歌唱的平民文学，又不是振弱立懦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学，完全变成了有闲阶级纸醉金迷的消遣物，文人墨客弄月吟风的专有品，如果以文化的兴亡，来视国家的否泰，则宋室的倾覆，好像也是必然的趋势了。

在词逐渐为有闲阶级占为专有品后，民间的欢乐，自然又有旁的能符合于他们意识生活反映的东西继起瓜代，接着蒙古以雄伟的种族，驰骋的身手，破关入华，奄有了博大的神州，以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素质，自然听不惯我国固有的清乐，而用急管繁弦来代替。促成北曲之建立，词的残生，就跟随赵家天下，作了整个的结束。

虽然由元明直到晚清，还是有不少文人想唤醒那木拱草青坟莹中已死的美人，继起为词的中兴运动，可是他们寻不出乐曲来配合，一直摸索到鞠躬尽瘁，作出来的东西，还是与绝律排偶同历史性质的长短句，无灵魂无生命不可歌唱的别体诗而已！

但是在当时提倡作词的人，绝不承认是一种别体诗的仿制，竟至比诗体的规律更进更严，平仄依照了，更要依照四声，四声依照了，更要依照清浊阴阳，好像不如是不足以言仿效梦窗，不如是不足以言规摹白石，像杀有介事的，似乎就了那些束缚，马上有井水处，就会把他们的作品歌唱起来，其实他们简直忘记了，他们所崇拜所规摹的先贤，一章一句都时常受着乐调的影响，在不息地变动着，哪像他们这样守着死猫儿养出活兔子来呢，闹到结果，拘制益多，束缚更甚，不惟使个性沉没，表现亦复隐晦，始终无播诸管弦之一日，所谓“削足适履”，只有坏足可能，而无举步之希望，这真是我们贵国文人尊古卑新愚不可及的地方。

老实说，填词倚声，真个要付之管弦，协诸歌喉，就是唐宋名人在乐谱尚存能够按腔实字的时候，觉得他们那样也未见怎样地对，因为作来歌唱的曲文，完全是靠声音的抑扬缓促来加强文字的表现力，以曲配辞，决定要曲情辞意十分吻合，才会使这种综合艺术神形关连有相得益彰之妙，各首词有各首词的中心思想，各个曲也有各个曲的特殊趣味，主脑苟无结合的可能，而骈枝末节，更无相依的必要，抛弃了词调的要素，单在一字的清浊上讲求，一句的平仄上去推敲，谁个不知道这是舍本逐末呢？

词在初先形成的时候，大概还是切调的多，如渔歌子咏的是“西塞山前白鹭飞”，好时光咏的是“宝髻便宜宫样”；忆秦娥咏的是“箫声咽”；忆江南咏的是“江南好”，……到了后来，一样的念奴娇东坡拿来写《大江东去》的慷慨壮怀；尧章拿来写《鬲红一舸》的幽闲意象；一样的满江红武穆拿来写《怒发冲冠》的爱国孤愤；邦彦拿来写《昼日移阴》的春闺幽怨，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像这样极端相反的辞句，我真不知怎样会在一个旋律上把他们不同的情趣表现出来，所以到后来，一些词人找不出调的来源，索性一点也不管，把各种曲调，都当成写悲欢离合的万应如意膏运用起来，这种事实，跟现在一般不了解西洋音乐的人，把自己写出来的忧思离怨，作倒装在人家的曲上跳舞曲上去歌唱一样，在当时我们到不能责备古人不聪明，

可是中国音乐浅薄可怜的情形，谁个还可以站出来帮他掩饰一二呢！

好了，现在我们既把词的来源生死，认识得清清楚楚，我们对于词的态度，当然可以正确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要摹效古人的音节，依然他的词句长短，当成一种别体诗的仿制，不必去句句吴梦窗，字字姜白石，拘谨酷肖，作茧自缚，到也无所不可，要是想与乐器配合，借歌喉来表现，创作一种有生命的活跃的歌辞，非从事于音乐努力不可，纵然文学家不见得就是作曲家，但是文学家与作曲家彼此的借助，这却是必要的。

至于立意配声，我觉得一方面要了解当时社会的组织，表现出人群的意识；一方面也要顾忌崇高的风格，同伟壮的情趣，庶几才可以普及民间，裨益社会。

“五四”“五卅”两度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已掀起了绝大的波动，政治文化都呈着异样的光辉，一般人已经不把艺术小看成雕虫小技了，我希望在努力从事钻研于文学音乐无量数的同志中间，能够在最短期中负有社会使命时代精神的新乐府早点崛起起来罢！

（原载上海国立音乐院《音》1931年第14期）

春思曲出版了

晏 如

在这薄薄的几页谱子里，一共包含了《春思》、《思乡》、《玫瑰花》三首短小的歌乐。作曲者以他熟练的技巧，优美的才思，轻描淡写，自然露出一种深切感人的情绪。到不仅词中的要点给他抓住，字音的配合异常调谐而已。纵使抛掉歌词不听，在 piano 弹奏出来，这样轻倩流利的作风，也会使人听了心满意足，觉得这是几首短小精悍不可多得的音诗，要是中国居然有乐坛可讲的话，那末我敢肯定地说，这就是打破沉寂的一声巨响，预报繁荣的一朵鲜花。

（原载《音乐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

怎样才能彻底取缔黎锦晖一流的剧曲

刘雪庵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句话想来是谁也承认的，自然呵，我们能够认清时代环境，抓住音乐这种伟大的感化力，予以适当的运用，消极的来补救刑政之不足；积极的更可以团结民族意识奋发向上的精神，万一不妙呢，那末促成民族的涣散衰败，萎靡消沉，其收效越发显而易见，所以《乐记》上有：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反人道之正也”，又说“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啍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对于音乐的作用同利弊，这是解释得异常透彻明白。

中国目前，正是外侮频临，内忧未已，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假使我们要支持这将倾的大厦，挽回欲倒的狂澜，应该怎样来唤醒民族意识，振作有为精神才行，然而我们就音乐方面一看，只有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上自大的都市，下至小的乡村，无论在校学子或处世青年，要是他或她能够哼两句的话，十分之九开口出来一定脱不了黎锦晖作的《毛毛雨》、《桃花江》之类的乐曲，倘有季札其人，根据《乐记》所说“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的话来推断中国的命运，真是断无幸存之理了。

关于这项事情，自从国府成立以来，文化当轴，也未始不注意过，但是除了一纸禁令以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结果黎锦晖于创作《葡萄仙子》之后，更继之以《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灌片播音，愈形活跃，弄得全中国几乎遍地都是有歌皆秽无曲不淫了，一个口讲礼义廉耻，心趋放僻邪淫的民族，我们要他向上，要他复兴这是可能的么？

近来因为蒋委员长对于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唤起民众对于礼乐的认识，作者诚恐一般人无辨别乐艺的能力，因求修养的关系，误入歧途，反受恶劣的影响，致使整个民族，愈发陷入萎靡堕落的途径！因此趁近日上海市教育局颁布禁止播音歌唱《桃花江》……的命令及程懋筠先生在《音乐教育》上简明了黎锦晖一流的剧曲必须取缔的理由以后，特向注意到乐教的文化当轴，作进一步的贡献，以求收得实效，庶免蔓延滋长，为害深远，谨将鄙见录出，敬求方家的指正：

月前报纸载得有一个教育部罗致乐坛名流组织音乐教育委员会来管理视导全国音乐事宜的消息，我觉得这不仅是音乐改造的好机会，同时对于中国民族的复兴运动亦具有相当的助力，因为要铲除萎靡淫秽的歌曲，建设刚毅廉直的正音，非中央集权处理，靠少数有识者及一地方的能力限制，绝难收得适当的效果，现在我的意见分别把它写下来约为二项希望新兴的音乐教委会能够采择实施。

A、消极方面

1、凡关于音乐方面的出版物如教科书，唱片，歌集……非经音乐教育委员会审核，不得发行售卖。

2、凡已出版之乐歌或唱片，业经明令禁止者如《葡萄仙子》、《桃花江》、《毛毛雨》……即日令书局停售，电台停播，未经禁止的，仍须于最短期间，呈送审查，以定取舍。

3、广播电台及电影公司应请音乐专门人才负责指导，如有能力不足者，亦须将所有曲目，呈报当地最高文化机关审核。

4、中小学音乐教师，不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教学，选材滥及于禁唱之乐曲者，应受停职处分。

B、积极方面：

1、奖励作曲人材，根据黎氏歌曲流行的现状看来，中国民众对于京剧旧曲已有厌倦的心理，而新兴作品，则确感迫切的需要，在作曲人才十分缺乏供不应求的时候，以物质及精神上的奖励来鼓舞作曲家的产生，自然为目前首要之事，假使忽视这点，不惟难于铲除黎氏歌曲的万丈毒焰，纵使政令能够做到雷厉风行的地步，民众无满足精神的营养需要，消闲时找不着正当的娱乐，更容易癖嗜赌博及吗啡、鸦片……恶好，其为害更属不小。

2、征求爱国歌曲并整理及改编各地优秀的民歌，前次报载教育部有征求爱国歌的消息，这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我觉得再能把各处流行的民歌搜集起来，根据现在的作曲技巧，予以改编、整理、发挥，这不只适合民众的口味，将来假使有特殊的天才，把握着这种新奇的乐风，创成一派国民音乐，在国际文化界上，也可以为我国艺术争得相当地位。

3、灌制唱片，这好像是微乎其微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现在全国通用的那首唯一的党歌，中央并没有请个伟大的乐队同训练有素的唱歌团来制一张足以示范的唱片，其他更不用讲了，我们知道黎氏歌曲的流行完全是他的唱片狼狈相因，所以我们有了好的歌曲，必要灌制优良的唱片，以供民众听赏与学习。

上面所列举的几项，虽然简略不详，但能采择实施，对于中国音乐的改进，中国民族的振兴，亦未始不会收得相当效果，音乐教委诸公，当不至漠然置之罢！

附注：如欲穷究黎氏歌曲害处，请参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出版之《音乐教育》第二卷一期程懋筠先生所著之《黎锦晖一流剧曲何以必须取缔》一文。

五月二十日脱稿

（原载《音乐杂志》1934年第3期）

读墨子非乐释义后

刘雪庵

易韦斋先生在本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墨子非乐释义》，引申墨子“令大国攻小国”一段与荀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一段，而谓二氏所言系“正反不同”应当“各是其是”，更引《非乐篇》的结论与《王霸篇》的先治国后百乐得其中之说相见证，又谓二氏系“殊途同归”。我个人对于这种见解，有不敢苟同的地方，特约略写出来，请求易先生赐教：

我觉得要了解一个学者的主张，决不能忽视他整个思想的出发点及孕育这种思想的时代环境。如果断章取义，也许可以听凭己意，附会成辞，但是揭出他整篇的东西或整部的作品来相印证，一种被歪曲的形影一定会显露无遗的。因此，我们要研究墨子的《非乐》，先要知道墨子的《非攻》、《贵俭》、《节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探求当时为什么产生他这种主张，如能这样寻出他的根底渊源，对于他《非乐》的用意及《非乐》的是否合理自会一目了然了。

墨子生于混乱的春秋时代，目击当时学者竟以富国强兵的策略于诸侯，诸侯也以战斗征伐为能事，野兽似的磨牙厉齿互相搏击，以致闹得废墟满天下，死伤遍地。于是力主非攻之说，以全民命，更以在上者亏夺民衣食之资，来满足一己声色之欲，于是崇尚俭朴，以恤民力，注重实利，以裕民生。所有一切形式上的虚糜，不合实用的耗费，他都极端反对。我们拿他《非乐篇》来仔细一看，自然明白他的用意。他开始说“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为其目之为美，耳之为乐……所以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为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墨子曰为乐非也”。

这段他把题点得清清楚楚的，其次才讲王公大人厚敛万民来制乐器与厚敛万民来制舟车不同。厚敛万民来制舟车，可供人们息足休肩之用。厚敛万民来制乐器，则虚废财力，无补实用，而且乐器制好了，还要教一部分壮丁妇人废耕稼树艺纺绩织纴之事来演奏。一部分壮丁妇人废止耕稼树艺纺绩织纴还可，而这一部份人还须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来寄生于旁的从事生产的人身上，这真正不合理之至，不宁惟是。假使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直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推而言之，全国上下好乐，可使行政废止，生产停滞，国将不国。因此，他的结论是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禁乐不可。

他这种主张，诚如易先生所说，因为儒家当时之言，为不肖者利用，驯至假民以奉君，影响一般人主，穷奢极侈，厚敛于民，无恶不作，更有巧借“云门”、“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等，以移风易俗之美名，作满足声色嗜欲之谬举。故墨子深恶痛绝当时厉民

自恣之曹，并诟病至于礼乐之本，其“灼见时弊，用意虽不无可采之处，而持论偏颇，蔽于一点，却不免发生因噎废食之嫌”。

据我看来，墨子不仅不足以言真知乐，而且不足以言真非乐。这点何以见得？因为真知乐的人，他应该确知音乐在个人生性上有何需要？国家行政上有何帮助？然后斟酌当时情形，把文饰方面的音乐，应用到实际方面来，使取诸万民者，仍然利诸万民，这才是对的；假使他是真非乐的人，他应该否认人们对于音乐有爱好的本能，不必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声，以为不乐也”；更应该否认乐之感人也深，化人也速，不必说举国好乐，足以影响行政生产的话了。根据墨子的话，钟鼓琴笙，实在足以乐人，说而听之，又实在足以感动人。那么我们制造乐器，依旧取诸万民，一部分废止耕稼树艺纺绩织纴的壮丁妇人，却食不必粱肉，衣不必文绣地来演奏点大众化的音乐，给万民安闲时以消遣，疲劳时以兴奋，烦闷时以慰安，生性恣睢者以温文，柔懦者以刚毅，冲突者以调谐。增加工作效能，纠正不良行动，辅助政治，改善个人，其溥利于万民，又怎见得不若息足休肩之舟车？倘使舟车用来运输盗贼或残民以逞的士兵，为害万民，又岂仅千百倍于供王公大人独享的贵族音乐。所以说荀子对于此点，不惜著专论攻击之。

荀子《乐论》篇首先说明音乐是人类生性的要求。先王立乐，是根据这种要求来引导万民向善的，此不可非者一；在内心方面，音乐可以使君臣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族长和顺，此不可非者二；在行为方面，音乐可以使志意得广，容貌得庄，行列得正，进退得齐，此不可非者三；至于音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可以使耳目聪明，心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此更不可非者四。

把荀墨两家之言对照起来一看，墨子的主张，任你怎样曲解，都无存在之可能，说到“各是其是”与“殊途同归”，则不仅我个人不以为然，恐怕荀子也要在地下告鬼状了，质之易先生，以为何如？

（原载《音乐杂志》1934年11月15日第4期）

大家来接受纯正音乐的薰化

雪 盒

——音乐是一种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无裨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在国家多难、民穷败竭的今日，大可不必靡费财力来予以提倡，这是一种说法。

音乐是一种艺术，虽不能衣不能食……但安闲无聊的当儿，藉它来消遣积闷，也可以一快身心，这又是一种说法。

在前者是一种短见浅识的实利主义者，后者是一种玩视音乐的享受者，这都是到处都可以撞着不了解音乐的人们，中国在这情形下，所以音乐的发展，不是遇着前一种人而受阻滞，就是遇着后一种人趋向放僻邪散狄成涂滥之途，结果闹成现在萎靡颓废一蹶不振的现象。

实际讲来，音乐不仅足供一般人无聊时的排遣，而且对于民族的教养，国家的兴衰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音乐是感物动心一种人类不可遏止的生性要求，与食色差不多位于同样要求的重地，在消极方面固然可以满足人类生性的需要，及安闲时期以资消遣来防杜不良行为……积极方面呢，它具有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伟力，更可以引导人心的向善，可以使长幼尊卑和敬亲顺，可以使队伍行列整齐严肃，可以促进团结的精神，可以鼓舞民族意识，可以发煌国家特性，凡此种种，事实上固然可以见证，中外名人学者的言论里，更是数不尽数的，可惜我国真正了解音乐的人实在寥寥无几，以至无耻牟利之徒，觑着大众弱点，迎合其低级趣味，滥造大批淫词猥曲，引诱全体堕落颓废，赚得造孽洋钱，不惜置民族于死地，瞬目回顾，曷胜痛心！

现在幸得上海市教育局有鉴于此，特请吾国最高音乐学府，修养有素之音专师生义务地来按期担任播音的工作，同时于播音前一日出周刊一种，讲述节目内容并批评讨论一切的音乐问题，期以刚毅廉直之声，呼起人民向上的精神，中正和平之音，来养成亲爱精诚的习气，这算是中国空前的创举，民众难得的机会，尤其是重视礼乐复兴，民族的现在史为一种很严重万不可缺的训练民气的工作，甚愿大家不要忽视小觑它，一齐来接受这种纯正音乐的熏陶感化！

（原载上海《新夜报》“音乐月刊”1934年）